



妻子的围腰

□王保利

围腰,是我们豫西北当地的土话俗语,就是大家所谓的围裙。围裙是做饭时用来挡住一些不干净的东西,防止把衣服搞脏的生活用品。围裙,对于一个做饭的人来说,就等于士兵打仗时穿戴的盔甲,既是一种身份的象征,又是一种保护的装备。系上围裙像是一种仪式,烹饪或是做家务时,每一个围裙上的印迹,都铭刻着生活中的故事。

妻子的围腰,是厨房锅碗瓢盆交响曲热热闹闹的写照。清晨,厨房里的灯光一睁开惺忪的睡眼,就瞅见妻子习惯性地吧围腰束在身上。围腰跟随妻子忙碌的身影,与破壁机、砧板、蒸蛋器、水果刀等一道,见证了丰富早餐诞生的全过程。早餐和晚餐,在围腰看来,那真是小菜一碟。不到11时,围腰劳作的频率越来越快,它目睹了妻子的煎、洗、切、拌,直白了妻子的煎、炒、烹、炸。妻子的围腰,在厨房里的时间,每天不少于8个小时,任劳任怨,无怨无悔。

妻子的围腰,是彰显其忙碌碌碌、辛辛苦苦的商标。“恁家真洁净呀!”不管谁来俺家,都会发出这样的感慨。我接着就会补一句:“那是我爱人的功劳。”妻子每天束着围腰,一会儿不闲地干活,干罢这活,还没坐下歇会儿,就在寻思,接下来要干啥活。就像人们所说的“不是在干活,就是在找活的路”。你看,她在给木地板擦油,她在拆洗床单,她在整理衣柜……实在没事,她就搬个梯子,来到地下室的储物间进行“整改运动”。这两天,她从网上购买了分层置物移动架子,又把橱柜重新整理。昨天,我正在看世界杯足球赛,妻子喊我帮帮忙,她要把闲置的冰柜挪挪,想让屋里显得更亮堂一些。围腰,忙得不亦乐乎,有时也会劳累得面目全非。

妻子的围腰,是在家庭舞台上唱念做打、抑扬顿挫的符号。1996年我们由中站西北地的平房搬至王封矿门口的楼房,2001年由中站搬新华街,2016年由老城区迁至新城区,由于我工作繁忙,或调至外地工作,家里的装修房、搬家乃至拾掇家

什,都是妻子束着围腰,搬来扛去、抹来擦去完成的。尤其是前两次搬家装修,全是五楼,又没有电梯,妻子束着围腰搬砖,一趟又一趟,一层又一层,一块又一块,流淌着汗水,历尽了艰辛。一条条围腰,亲历了环境的改善,目睹着旧貌换了新颜。

妻子将围腰束在身上,已经成为一种习惯,有些时候也会忘了解下。那天下楼后,妻子发现大家对她投来异样的眼光。她捋捋头发,摸摸脸庞,觉得也没什么。等那位大姐说妻子“一看你在家就是个勤快人”,妻子才低头一看,噢,原来自己束个围腰就下来了。她脸颊绯红,有点不好意思了。殊不知,这是人们对她的赞赏。

还有一次,我原来单位的一位领导来家,妻子正在洗衣服,她把手往围腰上一抹,就去给他倒水。老领导笑道:“我说保利兄出来穿恁齐整哩,一看你束围腰的架势,就知道原因了。”领导真是有敏锐的洞察力,他从简单的围腰,就能看出内涵的深远。

岁月在柴米油盐的平淡时光中悄然流逝,不知不觉间,20多年过去了,我们从西北地的平房搬到四季花城的高楼,房子愈来愈大了,环境愈来愈美了,生活也愈来愈好了。妻子围腰的面料、款式也由原来的手工剪裁,逐渐变得更加精致,可是随着这些变化,她束围腰的习惯没有任何改变。自然,我们家的味道、温馨的程度、幸福的指数不仅没变,反而在不断提升着。

一件朴实的围裙,无形之中传递出你对生活的态度。妻子爱束围腰,自然也爱买围腰。尤其是去旅游景区,不论是云南、海南,还是新疆、西藏,她都会买一条特色的围裙。1998年夏天,我们在云南大理,她在一个摊位前久久不肯离去,我想她相中了什么宝贝,原来她掂来挑去,看哪一件围裙花型更素雅、更顺心。最典型的一次,我们在澳大利亚的一家大型超市,商品应有尽有。你猜妻子转来转去说了一句啥话?“这里没有卖围腰的?”听后,我和女儿没笑趴下。

那天,我们一家在吃午饭的时候,不知怎么谈起爱好的话题。女儿说我的爱好明摆着是写作,她的爱好是购物。“我妈的爱好是——”不等她说完,我俩几乎异口同声地说:“束围腰干活!”不约而同且相当默契的回答,蕴含着对妻子的褒奖。

乡愁

□崔红玲

风,从早冬吹来
吹过拥挤的地铁
和种在窗外的相思
吹向故乡

悠长悠长的小巷
在晴好的阳光里
一寸一寸弯出了弧度
母亲封在陶罐中的萝卜
腌得正好
挂在青砖墙上的红柿子
将少年的目光
拉得老长

寂静的乡愁
在晚暮忽然泛滥
从血管中
挤挤挨挨地流入心脏

乡村烟火
逐渐在时间的脉搏中
瘦成一根系在心头的线

一只猫趴在庭院的矮墙上
抬起头
看向挂在树梢那轮皎洁的月亮

到冬天的野外走走

□高巧云

到冬天的野外走走
脚步就会踌躇不前
怕不经意间打扰到这里的安宁

留恋于山野里平静的气息
无意间受到苍耳和黏人草的欢迎

天然拥有的耐心和笃定
使得它们在即将干枯的时候
等到了我
明年这里
将延续野草的盛与衰

苍耳和黏人草身上的野性
在风口下会磨平一些

植物最懂得
在冬天里蛰伏
在春天里生长
这是土地对它们的诱惑
更是它们活着的意义

在冬天的野外走走
走出下一个季节的脉络

爱在心底缓缓流

□毋趁心

初冬的早晨,细雨蒙蒙,寒意阵阵。路旁柳树上枯黄的叶子在微风中瑟瑟发抖。地面湿漉漉的,粘着几片细碎的柳叶。我把手插进口袋里,不由得打了个寒战。天真的是冷了!

父母年纪大了,越发怕冷,该给他们添冬衣了。我立刻打开手机,在网上选了两件衣服给他们寄到家里。物流挺快的,没几天就寄到了,我打电话让母亲去取快递,叮嘱她回家后先试试,如果不合身,还可以退换。母亲在电话那头说:“合适!合适!”听得出她很开心。

周末我回家看他们,母亲颤颤巍巍地走进里屋,拿出来新衣服穿给我看。前两年,她生了一场大病,行动没有那么利落了,看着她的身影,我心里一阵酸楚。

母亲穿上新衣,脸上笑成了花:“你瞧,大小正合适!”怎么会不合适呢?母亲衣服的尺码我早就记在心里了。她接着又说:“老头子,你也试试,让闺女看看。”父亲很配合,笑眯眯地接过衣服穿到身上。“稍微有点大。”我说。“中,中!年龄大了,就是要穿宽松点才舒服。”父亲说。

看着他们满意的样子,我心底漾起一股暖流。是啊,衣服总能传递温暖的情意。

30年前,我还在上师范,记得那年秋天,梧桐树的叶子变得金黄,树上挂满了毛茸茸的小铃铛。班里的女同学穿着各色漂亮的蝙蝠袖毛衣,走在哪里都是一道美丽的风景线。我看了很是羡慕,悄悄地打听了一下,一件毛衣要五六十元呢!

周末回家,我告诉母亲也想要一件新毛衣。母亲说:“咱娘俩想一块儿了。我寻思着天凉了,该给你织件新毛衣了,昨天刚买了毛线。”说着,她打开柜子,把新买的毛线拿出来。橘红色的线团真好看,我伸手接过线团,软软的,我把它贴在脸颊上摩挲着,像阳光一样温暖。

手里捧着崭新的柔软的毛线团,我怎么好意思开口让母亲再给我买新毛衣?我知道母亲织的毛衣肯定很暖和,可我想要的是同学穿的那种蝙蝠袖毛衣,那是今年流行的款式。

临上学时,我反复跟母亲讲我想要的款式,给她比画着、强调着,是蝙蝠袖毛衣。母亲点点头,说:“记住了,是蝙蝠袖毛衣。”

又是一个周末,我迫不及待地赶回家,一件橘红色的毛衣静静地躺在我的床头,仿佛等我很久了。母亲笑着说:“试试吧,看是不是你想要的样子。”我立刻穿上新毛衣,啊,就是我要的样子。我站在镜子前转来转去,脸上的笑意藏也藏不住。

我想,为了让我这周末能穿上新毛衣,母亲一定熬到深夜吧。我仿佛看到了母亲在灯光下为我织毛衣的身影,毛衣针上下翻飞,毛线团越来越小,母亲打了个哈欠,揉揉疲惫的眼睛,继续织……我仿佛看到了她到商场里拿着人家售卖的毛衣仔细看样式,用手悄悄地量尺寸,要不她怎么能织出和商场里卖的一模一样的毛衣呢?

后来,我穿着母亲织的新毛衣去教室上课,去图书馆看书,去参加演讲比赛,和同学一起郊游……那个秋天,成了我心中最美的记忆。

谁言寸草心,报得三春晖。父母的养育之恩无以为报,只愿我们能通过一件新衣、一餐美食、一份礼物,让爱在他们心底缓缓流淌。

本版来稿请发至邮箱:
jzwbxq@163.com